右手抱着平板电脑，左手提着沉重的蓄电池，我依据她的指引，在公园小径的的尽头停下了脚步。

“前面就是公园的杜鹃花田。现在是旺季，是杜鹃花开的最多最盛的时候，就像粉色和紫色的海洋一样……“她的声音很轻很慢，”现在你能看见什么颜色？”

我叹了口气，从平板电脑外壳的夹层中摸出了压感画笔。显示屏上画布阴暗诡谲，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这些年来，虽然经济越来越宽裕，她也为我的平板电脑制作了很多不同的改造显示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状况恶化，这些显示出来的颜色，越来越令我感到压抑。

正如这个世界一样。

“你不要再提什么粉色紫色了。我说过很多次，你们理解不到我能看到的颜色。”

“对不起。“她说。

我费力地注视着眼前的杜鹃花，用压感笔在显示屏右侧的调色板中选取相似的颜色，将眼前的光景描摹在电子画布上。那是一团团形状各异的色块，在我眼中绝对称不上“美丽“。几年前还不是这样的。至少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些杜鹃花曾令我心驰神往。那时，我可以拖着老古董型号的LED显示器和各种冗余配件、数位板以及蓄电池在公园画上一天。我不知道我的怪异举动吸引了多少人，但我知道那其中包括几位后现代主义画家和色彩大师。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

但是我并不喜欢现在的我，虽然他们喜欢。

现在的我抬起头，看到的是近乎全黑的天空。所幸还能看见太阳，它是我在极夜中唯一的依靠。

“你不要再盯着太阳了……“她说，”这会彻底毁掉你的眼睛的。然后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已经完全看不见紫色了，近紫外光也几乎……“

我只得照着她的话低下头继续画杜鹃花。

“怎么样？“我把画完的画递给她。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收起压感画笔站了起来。该回去了。

“伍德灯已经彻底没用了。所以——“她打开了手中的大功率紫外线发射器——是叫这个名字吧。灯头对着她自己。在氤氲的光束中，我看到了她的剪影。勉强及肩的短发在微风中轻轻地飘动，纤瘦的身形配合着有节奏的步调在前方带路。剪影的动作似乎带着些许疲倦，但我只能跟着，不敢上前搀扶。她打开紫外灯的时候，是说什么都不肯和我缩短距离的。

我是轰动世界的核泄漏事故的幸存者之一。我的母亲在我出生前就在事故中去世了，而剖腹产救了我一命。核辐射使我的基因发生了断裂与变异，让我变成了盲人。

在我年幼的时候，福利院的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但那时我发现我能看见太阳，能看见日光灯，能看见花田中某些花和叶的形状。这曾使我异常地兴奋，因为我发现了我不是盲人。盲人是什么都看不见的，而我能看见；别人同情盲人，而我不想被同情。

直到那个女孩出现。

“你不要再盯着太阳了。这会彻底毁掉你的眼睛的。”那天，在福利院的庭院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柔和色调的天空下，她轻轻地对我说。

“我知道。”不知怎么，我确定她的语调中没有恶意或者居高临下的同情，“我只是……想看见光。”

“那，”她若有所思地说，“电视和电脑的显示屏发出的光，你能看见吗？”

“以前电脑房里的旧式显示屏发的光我勉强能看到，我用它来认字和画画……后来福利院的学校有了经费，那些旧电脑和旧显示屏都被换掉，就都看不见了。电脑房和别的地方一样，什么都没有了。”

“你会画画？”她的语气很吃惊。

“嗯。老师们也感到奇怪。我跟他们说我能看见显示屏，但他们都不以为意，说盲人有光感是正常现象。”

“那你的画，还留着吗？我很想看，我想知道你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她的话令我有些激动。在那以前，从没有人在我面前表达过对艺术的兴趣。但是这份激动转瞬即逝，我有些遗憾地告诉她：“没有，那些电脑都没了，我之后就再也没有画画了。我想找到那些旧显示器，但我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我帮你找。“她的声音很果断。

通过开办画展筹到第一笔钱后，我在全国最好的医院里拿到了使用最先进技术得到的视觉及基因检测报告。因为看不见（就算能看见也看不懂），只能拜托理科专业的她将报告内容讲给我。

“与晶状体生成相关的基因，以及位于7号与X染色体的色觉基因发生变异。前者使你的晶状体结构异常，无法屏蔽紫外波段的电磁波；后者使你的色觉异常，只能看到波长在266-384纳米之间的紫外线。你知道紫外线和电磁波是什么吧？”

“以前在收音机的科普节目里了解过。”

“对我们来说，波长最短的可见光是380-450纳米之间的紫光。波长更短的光是不可见的，称作紫外线，紫色之外的光线。而你由于眼睛发生变异，只能看见紫外线以及很少的紫光。”

“那我真是不幸。“我自嘲道。

“怎么能这么说呢！如果你的色觉正常，你就不可能画出那样的色彩！就算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画家，也不可能想象出那样的色彩组合！“同来的画家情绪激昂地吼道。虽然他的画室收留了我和我的旧显示屏，但让我叫他师父也有些勉为其难，因为他从未教过我任何东西，就算他的名声无愧于自己口中的最顶级的画家，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谢谢。但是我不想把我的作品全部归功于我的异常，您不能否认我自身的努力，以及——“

以及她和她为我收集的旧显示屏。我后来才知道，旧式LED管的发射光谱中是包含紫外线的，正是这一点紫外线成为了暗无天日中的微曦。显示屏的LED灯管有三种，分别主要发射三种颜色的“可见光“，而作为副产品的紫外线的波长也有所不同，所以那时我能在绘画软件的调色盘中分清这些颜色，并用它们描绘一切能发射或反射紫外光的物体。然后，”正常人“们就能在显示屏上看到他们的世界里我所不能理解的颜色。

在我想办法组织语言继续反驳师父的时候，她说：

“没有什么不幸。电磁波的波长的范围无比的宽广，在从波长数千米的无线电波到0.01纳米以下的伽马射线里，我们能看见的都只是几百纳米的那一微小的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所有人都很不幸——

“但正是因为不幸，所以我们一直在不断地努力。我们已经能用数学描绘出这些看不见的光，制作出特殊的探测器去记录它们，就像你所做的一样。如果你没有努力克服你的世界中的黑暗，就没有人可以见证到把紫外线转换成可见光的艺术。“

后来我意识到，那时她高兴的太早了。

自从紫外线被证明和皮肤癌及白内障的发病高度相关以来，世界上包括家具和玻璃在内的所有建材都被换成了吸收紫外线的复合材料，室内照明灯管和室外街灯的发射光谱不再包含紫外波段，电脑和手机屏幕也同样。就算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也没有影响防晒霜和所谓蓝光眼镜的畅销。这个时代的人们无比的注重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窗户，但我对此无所谓。

我在城市里已经彻底成为了盲人。不仅因为这些为大众着想的高新科技，我自身的紫外视觉也在不断变差。

在她大学毕业成为硬件工程师之后，我固执地要求她制作了很多特殊的显示屏。它们都有着强烈的紫外辐射，紫外光让我成为知名艺术家并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无情地破坏了我脆弱的晶状体和视网膜。太阳渐渐地暗下来，天空和世界渐渐地暗下来，我能看到的颜色也越来越少，而剩下的能看到的颜色，把我拖入了深渊。

但包括师父在内，我的追随者们并没有意识到我视力的变化，他们都只为我的新风格叫好。

除了她。

她能看出我的悲伤与忧愁，我的恐惧与绝望。虽然以她的“正常“视觉不足以理解全部。我知道她尽了全力，以前，她为了我拼命地学习自己不擅长的数学与物理，成为工程师后也多次说服我降低显示屏紫外光的功率。每次一起出行的时候，她都带着伍德灯为我引路，还要问我她在紫外光中的影子漂不漂亮。后来她察觉到我近紫外色觉的降低，将发出320纳米以上紫外线的伍德灯换成功率更高，波长更短的紫外线发生器……就算知道短波的紫外线的可怕，我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她。我”看不见“，面对能看见的人注定略逊一筹。

“你知道花朵为什么会发出紫外线吗，“她说，”因为蜜蜂可以看到紫外线，花朵要让蜜蜂看到，吸引蜜蜂为它们传粉——你也像蜜蜂一样呢。“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她吟诵道。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是的。虽然你似乎对你的画作越来越不满……但是，世界上的人们都在欣赏它们。“

她说完这段话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我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被触动了。

“你知道啊，你知道我很痛苦，我现在看到的颜色，只有那种令人痛苦的颜色，像是死亡，像是腐烂，我无法形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颜色，出现在我每天的噩梦里……“极其崩溃地，我终于把这话喊了出来。

沉默。在沉默中，有脚步声，她离开又回来。

“那么你在这里签个字。“

……

看不到纸上的内容，我的手里被塞入了一支笔。

“我猜到你所说的颜色是什么了。如果你想验证我想的对不对，就在这里签字吧。“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在我彻底失去我的眼睛之前，彻底死掉之前，我要为这个世界画更多的东西。我这样发誓。

但是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被诊断出的皮肤癌，但她一直瞒着我，也没有进行任何治疗。硬件工程师都有独立的办公间，所以没有人察觉到她的异样。总之，她在工作中晕倒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全身多发转移。当年诊断出我的异常色觉的全国最好的医院，也判处了她以死刑。

令人讽刺的是，同样的那家医院，以世界顶尖技术，为我进行了包括视网膜在内的全眼球移植。因为我签署了器官移植同意证明书。

我终于能看到她眼中的世界了，同时也是这个星球上近七十亿人眼中的世界。我看到了我的画，也知道了在那最后的时光里，我能看到的颜色是什么。那大概叫作”红色“或者”紫色“，位于可见光谱的两端。前者是代表危机的血液的颜色，后者则是代表死亡的，腐烂的内脏的颜色。虽然当时的我没有见过真正的内脏或血液，但对那两种颜色的排斥，似乎是经由万年进化而来的，刻印在每个人的DNA中的本能。

不过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的手中是医生给我的免疫抑制剂，我将依靠它度过余生。

我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履。我可以把它扔出窗外，之后免疫系统就会毁掉那不属于我的色觉和眼球，甚至可能波及身体的其它部分。彼时我将痛苦的死去，就如同她一样。那样我们就能重聚吗？我不相信所谓神祗或彼岸的存在，因为曾经就算再怎么虔诚地祈祷，也从没在某天醒来后看到现在的世界。

所以我要活下去，我要继续画下去，带着她的愿望，哪怕再也无人欣赏，哪怕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我不想继续做一个自私的人。

完。

**后记**: 我一直对写出人名感到迷之尴尬，因此这篇脑洞拖了好几天，最后破罐子破摔决定直接用第一第三人称，但是感觉更奇怪了。我知道这是因为自己写的太少，交流的太少。  
我在高中时就开始构思一部长篇科幻，五六年过去了，大纲写了几万字，这些剧情在我的脑海里的画面感越来越强，越来越深刻，我甚至像罗辑一样爱上了其中某些角色。我知道在切实地创作出它之前所有这些描述都是废话，正如没有动笔的作者无法赢得任何人的信任。但我更知道我现在不能把它写出来，原因如上。现在的自己还太年轻，驾驭不了大长篇的剧情。  
所以我很痛苦。我想能不能先把少年时代的脑洞搜刮出来，写一些短篇，作为“鸿篇巨著”的基石呢（恬不知耻）。三体吧的科幻氛围很好，但现在不是大刘那时的蛮荒时代了，作品如果不够出色就无法吸引读者，而我本科时忙于GPA科研英语（万恶的留学申请），实在是读书太少。也算很遗憾很抱歉吧。现在姑且稳定了，有个地方撸代码，可以在跑程序的时候摸摸鱼。每个人都有或曾有理想，希望自己坚持不懈地摸鱼的时候，能够回忆起一些吧。